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三 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五十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三

禹貢第一　　夏書

此書首列九州界次言治水經歷又次言田賦高下土貢有無終言朝覲貢賦達帝都之道而獨以貢言者禹治水後因定貢賦法以任土為主五十而貢夏制也故書繫之夏

禹别分九州隨山濬深川於川原出山任土作貢

冀至雍别九州正經界也導山隨山也導水濬川也

知也自九州攸同以後作貢也仁也

山南曰陽北曰陰西曰右

山谷曰昳海曲山曰島山再成曰伾

地高曰丘丘再成曰陶高平曰原曰陸下濕曰隰

水北曰陽曰汭曰表

水停畜曰豬水隈曲曰隩

水所經曰至隨地得名非他水外來曰為大水受小

水曰過小水歸大水曰入兩水勢均曰會溢而他流曰出

順流曰浮順流而下曰沿絶流曰亂舍舟遵陸曰逾因水入水曰達

土無塊曰壤起曰墳黏曰埴鹹曰斥疏曰壚

禹貢禹敷（分）土隨山刋木（去蔽通道）奠（定）高山大川（以為每州標準）

孔云定岳瀆祭禮差秩

此禹治水之規模也分布之則其用工不散亂叅錯

刊木達觀定山川之髙大以爲標凖而九州形勢了然目中矣

冀州帝都○他州皆舉山川爲界冀獨不然王者無外也冀東南北皆距河　既載始事也孔云賦貢役載於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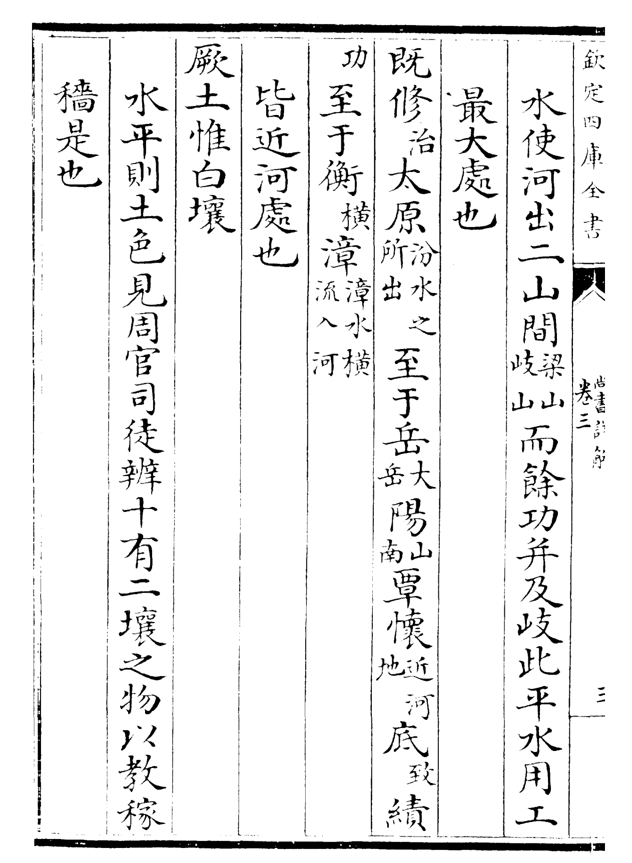
冀三河環拱居河入海下流水當從下泄故始冀北兖東北次青東徐東以揚南荆南而豫中梁西雍西北終焉皆從下而向髙也

夏云兖以下八州州名下皆爲絶句惟冀州下有既

載二字而壺口又無所屬詩曰俶載謂始有事也此亦始有事於壺口然後治梁及岐當以既載壺口為一句

壺口山冀治梁山雍及岐山在雍

壺口在河内屬冀梁岐在河外屬雍治冀而及梁岐者壺口龍門之上口梁龍門之南山岐梁之近山也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横流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龍門之上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以行



水使河出二山間梁山岐山而餘功幷及岐此平水用工最大處也

既修治太原汾水之所出至于岳大岳陽山南覃懷近河地底致績功至于衡横漳漳水横流入河皆近河處也

厥土惟白壤水平則土色見周官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以教稼穡是也

厥賦惟上上一錯雜出厥田惟中中五

一　上上　二　上中　三　上下

四　中上　五　中中　六　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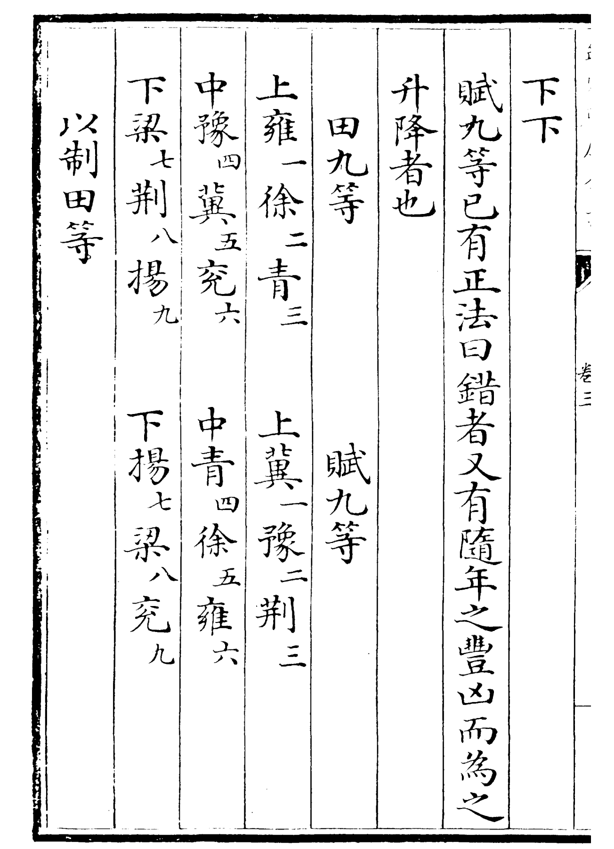
七　下上　八　下中　九　下下

兾上上錯　上上為正雜出上中

豫錯上中　上中為正雜出上上

揚下上上錯　下上為正雜出中下

梁下中三錯　下中為正有時雜出下上有時雜出



下下

賦九等已有正法曰錯者又有隨年之豐凶而為之升降者也

田九等　　　　賦九等

上雍一徐二青三　　上冀一豫二荊三

中豫四冀五兖六　　中青四徐五雍六

下梁七荊八揚九　　下揚七梁八兖九

以制田等

有田高而賦低者有田低而賦高者人力之不齊也冀田五賦一相去獨遠者帝都百貨所聚且賦兼貢故也

他州先田後賦冀先賦者賦出於田貢出於地他州專田賦而以地所生供貢冀帝都天子自賦田地一也貢在賦中所出不止在田故獨不言貢而賦在田先

恒水衛水既從從故道大陸既作高平曰陸地名可耕島夷海島居之夷曲

皮服北地寒以皮為衣水平還舊俗或云貢皮服也

平水土在田賦前者其害大須先治者也在田賦後者其害小可徐治者也

夾右碣石山入于河

此通運漕之道也○冀北去帝都遠者自海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腋○九州貢道皆達河達河則達冀州矣

濟東南據濟河西北距河據越過也距至止也惟兖州

兖鄰冀在河下流

九河既道疏通之使復故道

徒駭　太史　馬頰　覆釜　胡蘇

簡　潔　鈎盤　鬲津

禹既鑿龍門河至此湍激湧溢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不與水争地所捐者小所得者大

雷夏澤有雷神故名既澤潴水不泛溢　灉水沮水會合同同入澤

澤以容水亦不與争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下）丘（水時人升高丘）宅（居）土（平地）厥土黑墳（墳起）厥草惟繇（始抽）厥木惟條

此水平所致也

厥田惟中下（六）厥賦貞（賦當九貞正也以萬民惟正之供舉一可以槩九）作（耕作十有三載乃同（究地早受水患最甚故特寛之耕作十三載然後賦法同他州）厥貢漆絲厥篚（盛以筐篚）織文（織而成文錦綺之屬）

惟服食器用不貴異物

浮（順流）于濟（水）漯（水）達（因水入水）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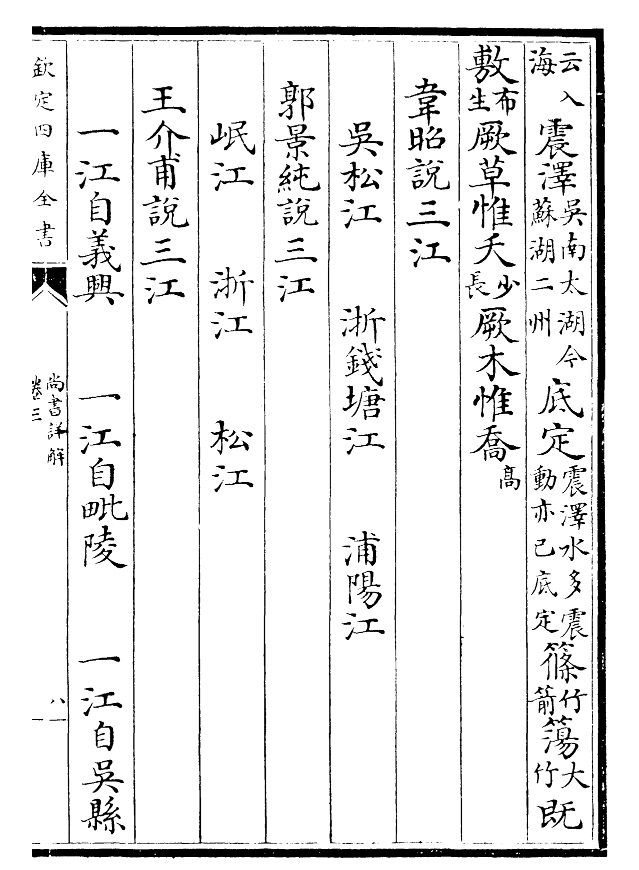
此兖入貢道也

海東北據海浮海有遼東即所分營州地也岱西南距岱惟青州嵎夷地接要荒故有夷既略封略濰水淄水其道順故道厥土白墳海濱水旁也廣大斥鹵鹹也厥田惟上下三厥賦中上四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海雜物非一種林云治玉之石岱山畎谷絲枲麻鉛錫類松怪石好石似玉萊夷地作牧可牧牛羊厥篚檿小桑絲絲中琴瑟弦浮于汶水達于濟達濟則達河矣

海東至海岱北至岱及淮南至淮惟徐州淮水沂水其乂治蒙

山羽山其藝種大野澤既豬聚水東原地底平厥土赤埴黏墳草木漸進長包叢生厥田惟上中二厥賦中中五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羽山畎夏翟雉名羽中旌旄嶧山陽南向也孤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濱涯浮輕清磬磬石淮夷孔云二水鄭云淮水夷民也蠙蚌生珠暨及魚厥篚玄黑繒纖細縞白繒黑白繒皆縞者浮順流于淮泗達于河

淮北據淮海南距海惟揚州彭蠡澤名今鄱陽湖江漢二水所會既豬陽鳥鴈隨陽之鳥秋南春北隨日所在攸所居水平有岸可居三江既入孔云三江入震澤鄭



云海入震澤（吳南太湖今蘇湖二州）底定（震澤水多震動亦已底定）篠（竹箭）簜（大竹）既

敷（布生）厥草惟夭（少長）厥木惟喬（高）

韋昭說三江

吳松江　浙錢塘江　浦陽江

郭景純說三江

岷江　浙江　松江

王介甫說三江

一江自義興　一江自毗陵　一江自吳縣

班固說三江

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

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羨入海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夏云此皆據所見為言非禹舊蹟酈道元謂東南地畁萬流所輳觸地成川禹舊蹟歷年湮沒不可

復考

夏氏取曾氏說三江

北江導漾為漢之流於夏口合江匯於彭蠡

中江岷江之流

二江經禹所導見導川經文中

南江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淦水之類凡九水合

至彭蠡入江

南江江之故迹非禹所導故不見導川經文中

彭蠡之上止北江中江二江

彭蠡之下并南江為三

南江中江北江以禹貢言之彭蠡水派而為三以入海也然今江水自彭蠡而東由秣陵京口以入海無有别派陵谷之變也蘇云三江一江而各源合而分者自若水味不相入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派相雜不能相敗是也

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九厥賦下上七上錯六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瑶琨玉皆美篠簜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惟木楩楠豫章島東海夷曲卉草服地俗以卉為衣厥篚織細紵貝

水物或云織成為文厥包裹橘小柚大錫貢錫命乃貢沿順流而下于江海

達于淮泗徐州已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此省文

荊北據荊山及衡山陽南向及衡山惟荊州江水漢水朝宗似諸侯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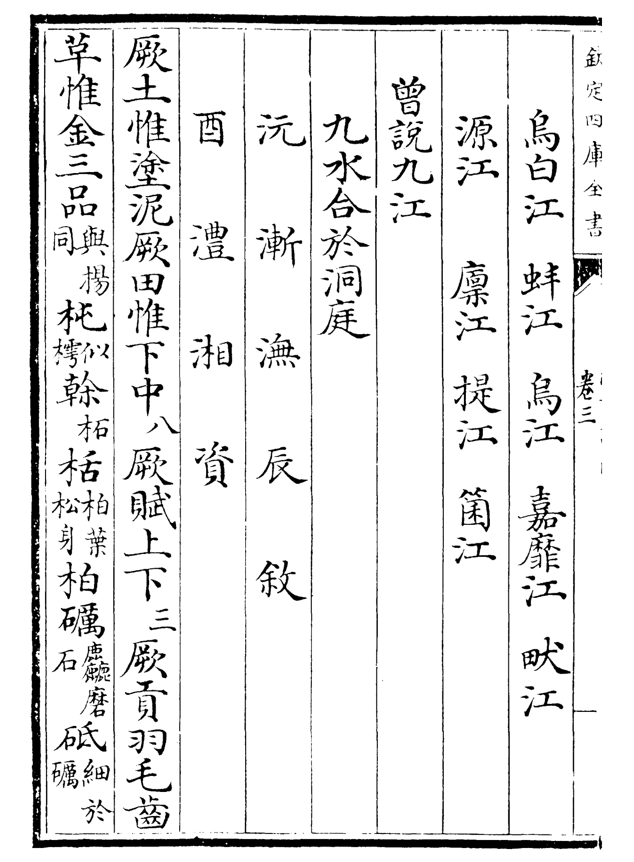
朝夏宗於天子于海江漢至荊雖未入海而入海之勢已順九江孔甚殷正沱潛

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自江漢出者皆有此名既道雲澤畀土方見土夢澤高作

乂已可耕雲夢二澤跨江南北方八九百里

孔說九江

江於此分為九道潯陽記云



烏白江　蚌江　烏江　嘉靡江　畎江

源江　廩江　提江　菌江

曾說九江

九水合於洞庭

沅　漸　潕　辰　敘

酉　澧　湘　資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八厥賦上下三厥貢羽毛齒

革惟金三品與揚同杶似樗榦柘栝柏葉松身柏礪麤磨石砥細於礪

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惟箘簵竹皆美楛木中箭笴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砮三邦三物出雲夢澤近澤三國底致貢厥名天下稱善有名者包匭匣也包之又匣之菁茅茅之有刺者祭以縮酒或云管子所謂三脊茅孔以包為橘柚菁為菁菹厥篚玄纁三入為纁五入為玄此州染色善璣小珠組綬類九江納錫其納待錫命大龜龜千歲滿尺二寸所以決疑定策國之守龜不可常有故必有符方錫之納之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舍舟陸行于洛至于南河

荊西南至荊山河北距河惟豫州伊洛瀍澗四水既入于河滎澤波水既豬後世塞為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澤在菏東北菏餘波流溢覆被之

厥土惟壤(高者壤)下土墳壚(疏)厥田惟中上(四)厥賦錯上中(二)厥貢漆枲絺(葛)紵(布)厥篚纖(細)纊(緜)錫貢磬錯(治玉磬之石遇治磬乃錫之貢)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東據華山南)黑水(西距黑水)惟梁州岷(山)嶓(冢)既藝沱潛(此梁水自江漢出者孔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既道蔡(山)蒙(山)旅(祭)平(地)和夷底績厥土青黎(黑)厥田惟下上(七)厥賦下中(八)三錯厥貢璆(玉名)鐵銀鏤(剛鐵)砮磬熊羆狐貍(四獸)織皮(貢四獸皮織今罽)西傾(山屬雍州)因桓(水源出西傾)是來浮于潛(自桓來浮潛)逾于沔(漢上)入

于渭亂絶流于河

黑水西距黑水西河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惟雍州弱水無力不能負芥既西萬水東注惟弱水不可東涇水屬逮入渭水汭北漆水沮水既從入渭灃水攸同同入渭荊山岐山既旅祭終南山惇物山至于鳥鼠山三山同上既旅原高平隰底績至於豬野亦底績三危西裔山既宅可居三苗竄於三危丕大敘次○不以其有罪而棄之亦使其得次序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一厥賦中下六厥貢惟球琳皆玉名琅玕石如珠浮于積石山導河所自至于龍門山禹所鑿處西河會于

渭汭孔云會逆流也自渭北涯逆水西上雍林云雍州來帝都二道一道自積石至西河一道自渭來亦會于西河織皮西戎織皮為衣崑崙析支渠搜西戎三國名西戎即就叙戎亦即叙平水之功大矣

導跡導之與湮水異也岍及岐雍至于荊山雍逾于河梁即龍門西河壺口冀西雷首冀西至于太岳冀西厎柱形如柱在冀南河中流析城冀南至于王屋冀南太行冀西恒山冀西至于碣石冀北入于海

鄭玄以為正陰列馬融王肅以為北條

西傾雍西朱圉雍西鳥鼠雍南至于太華雍豫之間熊耳豫西外方豫西

桐柏豫南至于陪尾豫東

次陰列中條

導嶓冢梁南至于荆山内方荆至于大别

次陽列

岷山梁之陽至于衡山荆過九江荆至于敷淺原揚

正陽列馬融王肅以二陽列為南條

此隨山也取山之大者為標準且導山旁水也山水之源導山所以導水也逾人過也入水入也或以逾

為山脉令陰陽家所謂過江龍也前已逐州載山水之治矣此更說首尾一經一緯也

導弱水雍至于合黎雍水在流沙東餘波入于流沙雍導黑水雍幽若險漆至于三危梁入于南海梁水能為害亦能為利惟二水則有害無利故皆導之塞外載之導山導水之間上下皆不相屬外之也

導河雍積石雍至于龍門河至龍門夾兩山間流最湍禹以其夾卯鑿而大之南至于華山陰北冀梁雍豫四州界東至于底柱山在河中流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

見水中若柱然又東至于孟津過渡處在南河東過大水受小水洛汭洛入河處至于大伾山再成曰伾北過大水受小水洚水入河至于大陸地又北播散為九河河至大陸北流地皆平易決故疏為九以殺其勢同為逆河同為一大河名逆河入于海碣石之海

河出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暎去中國遠隱伏地中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其在積石之前者不為害故平水之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馴致入海也

導河水上積石山下　自入海

導河自積石而河不始於積石故先言河後言積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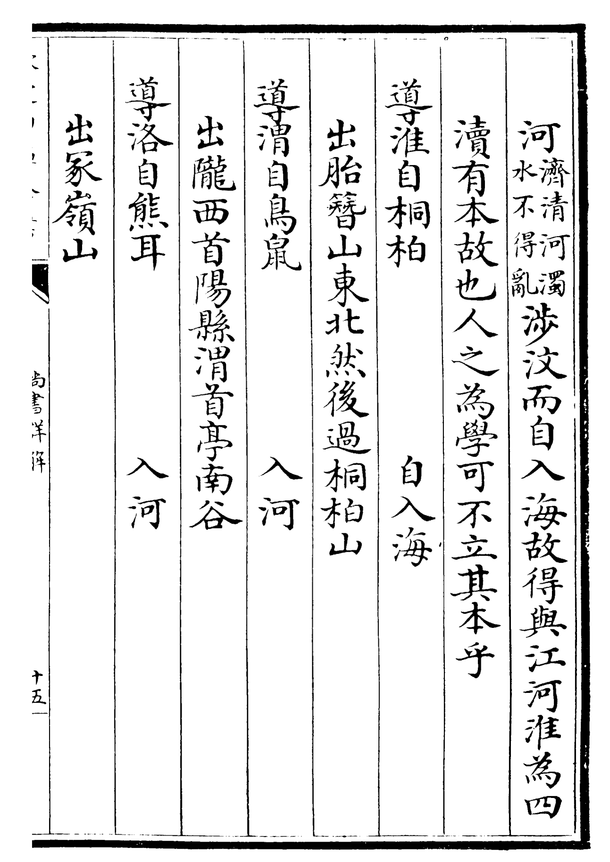
嶓冢山上導漾水下入江

岷山山上導江水下　自入海

二水源出二山故先言山後言水

導沇水　自入海

沇濟水所自漢入江洛渭入河濟最微然能絶橫過



河濟清河濁水不得亂涉汶而自入海故得與江河淮為四瀆有本故也人之為學可不立其本乎

導淮自桐柏　自入海

出胎簪山東北然後過桐柏山

導渭自鳥鼠　入河

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

導洛自熊耳　入河

出冢嶺山

三水源在三山上游不出三山治水施功自三山發耳故曰自

嶓冢雍導漾泉始出為漾山東南流為沔東流為漢雍沔水至漢中為漢水隨所至地得名又東為滄浪之水豫過三澨水入漢處至于大别山南入于江漢東流觸大别山而南與江合東匯回旋曲折澤聚為彭蠡揚東為北江揚入于海

漢水合江勢湍激得彭蠡回旋之又分為北江其勢漸殺乃安流而入海如河之播為九也

岷山梁導江東別分為沱梁江之別流又東至于澧梁過九江荊至于東陵荊東迤衺行北會于匯彭蠡東為中江揚入于海

導沇水冀東流為濟冀入于河溢滿為滎豫澤東出于陶丘北豫又東至于菏豫澤又東北會于汶青又北東入于海青

導淮自桐柏豫東會于泗沂徐二水東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雍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東會于灃雍又東會

于涇雍又東過漆沮雍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豫東北會于澗瀍豫二水又東會于伊豫又

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同底於平無水阻間四隩海表既宅可居九山九州之山刊槎木通道

旅祭九川九州之川滌疏源九澤既陂障無決溢四海會同同朝會京

師六府孔脩庶土交皆正彼此互觀各得其正底慎謹之取有節財

賦咸皆則法三壤田上中下成賦賦法中邦國錫與諸侯土胙之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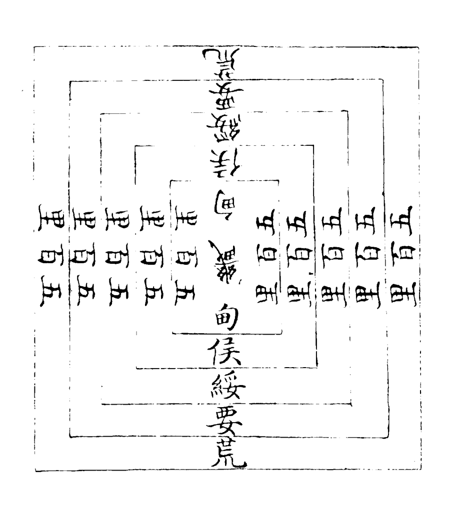
開國姓命之氏因生錫姓以顯之祗敬台我德先率諸侯不距人不違距朕行

德

水患平則地利興乃則法壤土以成賦此貢法也然

必行之以人故建侯焉又必先之以身故祗德焉如

是則人皆翕從而賦法非徒法矣


畿
甸
侯
綏
要
荒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規方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甸服畿為天子治田百里近賦納總總穗稾納之二百里納銍穗三百里納秸止納稾以粟予之服服役輸賦之事以其處五百里之中便於服役使以力食四百里粟不去穀五百里米無穀

地逾遠而愈輕

五百里侯服建以屏王室百里采卿大夫采邑二百里男邦五十里之國三百里外三百里諸侯百里之國

先小後大小國易得京師之助王畿不為大國所逼也

五百里綏服遠畿甸而接要荒綏中國以服夷狄三百里內三百里近侯服者揆度文德教二百里外二百里接要荒者奮武威衛衛中國文教用夏也武衛使不得猾夏也所以嚴夷夏之辨猶所謂周索戎索也五百里九州之外要服要約羈縻之三百里內三百里夷徼外夷二百里外二百里蔡要夷蔡流皆夷狄名林云春秋蔡二叔之蔡索達反放罪人於此也呂云夷守中常之教蔡如字法三百里而差簡五百里荒服愈遠愈簡略三百里內三百里蠻蠻夷一也二百里流流共工之流亦放罪人之地孔云移也政教隨其俗東漸入于海西被及

于流沙西海外朔北南暨及聲教訖盡至于四海

患平利興賦法成疆理定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也

禹錫贊見玄天色圭玉告厥成功

禹八年於外事從其宜不由中覆功既成贊圭見堯以告成事也孔云堯錫禹圭以顯之林云玄象天告成於天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有扈以堯舜與賢而啓繼父遂不臣戰于甘地之野作甘誓軍旅

曰誓會同曰誥

讀書必識時變三聖相承渾然無間有苗之征未嘗戰也曰與曰戰扈直與啓抗若勢均力敵者與徂征氣象有間矣

甘誓大戰戰至於大乃見扈陵抗 于甘乃召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冦司空無事為六卿有事則分掌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見官兵之制夏時已然成周潤色之而已夏云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各率其鄉之人屬大司馬非冢宰以下之六卿王曰嗟六事服役六軍之人天子六軍予誓告汝有扈氏威虐侮慢五

行怠棄三正天地人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五行之氣散在天地間秀者為人偏者為萬物𢀖殘民殄物威侮之實也天地人之正理貫通為一怠棄不存是自絶其天也自絶則天絶之啟奉天討而已一云王者以五行之德王三正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易服色改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車左主射治

車右勇力執戈退敵

汝不恭命御居中執馬馭以正馬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各嚴部分不出其位所謂師出以律也

用命賞于祖親征載遷廟主賞功不敢專不用命戮于社載社主社主殺予

則孥子戮辱汝

所謂臨事而懼以警衆亦以自警也○啓承三聖熙

洽之後未嘗按行陳之事一旦誓師如素講者古人

體用之學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子啓失邦昆兄弟五人須待于洛水汭北作五子之歌

氣象又不同矣失邦者太康之惡也五子須之徬徨哀痛歌不能已其反覆愛篤之至所謂垂涕泣而道者也

五子之歌太康尸居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離心乃盤樂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外十旬弗反

民貳矣而方盤遊

有窮國后羿因民弗忍堪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若太康不失民心羿雖有不臣之心

何能為因云者明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北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所謂過大而怨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親不可下疎棄民惟邦本本固

牢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二非矣况

三乎怨豈在明（已見用明而易知）不見（未明）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腐）索之馭六馬（一車駕六馬兩服兩驂驂外兩騑）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禹受位于舜其命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后非衆罔與守邦故其訓堅決著明其功高出一世之上而其心常在一世之下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高）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有一且亾況兼之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堯有此冀方王都令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底滅亾

冀方者堯之冀方也當時聲名文物四海會同其盛

何如也而今墜之邪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常也註謂經籍有則法貽與

厥子孫關通石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和平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基覆宗族絶祀

典則道也鈞石器也精粗一致器道之所寓也鈞石天下皆有不如王府者適輕重之宜關和之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祖之遺子孫者詳盡如此而墜之可乎

其五曰嗚呼曷（何）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兄弟一體仇其兄即仇其弟也）予將疇（誰）依鬱陶（精結）乎予心顏（面）厚有忸怩（羞恥）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辭旨惻然一出太康之口代為太康寒心也觀此可觀變風變雅矣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湎（酒）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征惟仲康肇（初）位（即位）四海胤（國）侯命（受王命）掌六師

羿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即位之初以六師之柄付之胤侯所以收兵權也（即夜拜宋昌之義）故終仲康之身羿不得逞至仲康子相始為羿所逐羿自立為帝羿淫亂為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殺相相之后緡生少康夏之遺臣滅浞而立少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事詳見左傳襄四年蘇氏云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命使胤征之

羲和堯時羲和四人至夏合為一天人分渙罷散若廢天之職簡政事日詳可以觀大勢之轉移矣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羲和湎淫疑羣聚崇飲以謀亂未必非羿之黨故征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戒後世明明明徵有驗定保所以保定國家先王克謹天戒日月食五星變天所以警戒人君臣人克有守常

憲法百官修交修輔助厥后惟明明德明矣得修輔而又明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金口木舌徇告于路使人聞之官師衆相規正工百工執藝隨所執之藝事以諫如輪扁諫齊桓公其或不恭責難于君邦有常刑

此將數羲和之罪而先舉先聖之訓也

惟時是羲和顛覆敗厥德沈亂于酒畔棄官離次位俶始擾亂天紀時日遐遠棄厥司所職主乃季秋月朔辰日月所會謂之辰歲十二會弗集合孔云不合則日食可知于房所舍之次瞽樂官無目奏伐鼓

所以助陽嗇夫（孔云主幣之官）馳庶人走（馳走皆以救日之役）供羲和尸主厥

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犯）先王之誅

此責羲和之辭也

政典（夏刑書所謂司馬法也）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誓衆之辭欲其期會不愆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庶）弼予

欽承天子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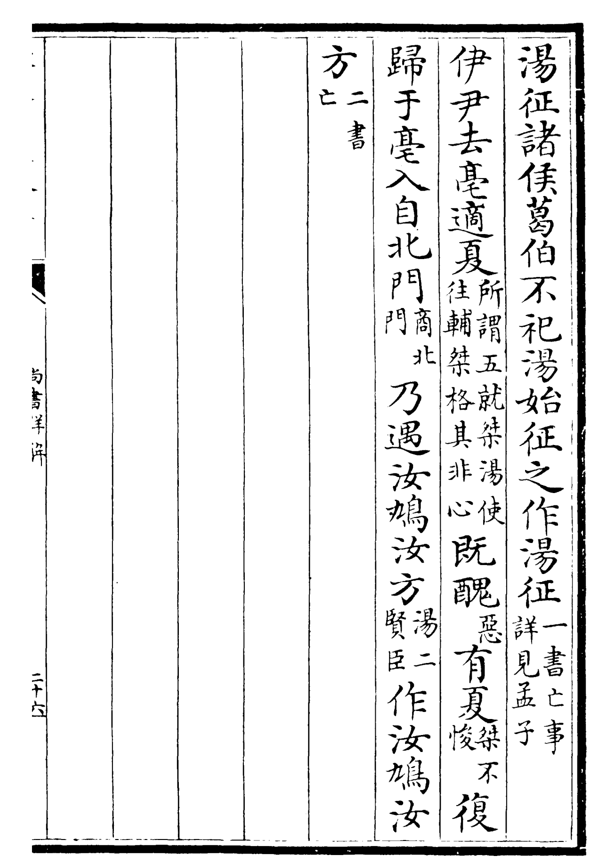
罰曰天威命自天子

火炎熾烈崑岡山出玉玉石俱皆焚無分別天吏天子之吏逸過德烈于猛火兵過不擇善惡其猛烈於火殲殺厥渠大魁首脅逼從隨亂罔治舊染漸汙濁俗咸皆與維新自新改過

如此則無俱焚之失

嗚呼威振厲奮發克勝厥愛私愛姑息允信濟集成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勉戒警哉

自契至于成湯契十四世至湯八遷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立湯居亳餘四遷未詳湯始居亳從先王契父帝嚳居亳居作帝嚳釐治沃沃土二書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一書亡事詳見孟子

伊尹去亳適夏所謂五就桀湯使往輔桀格其非心既醜惡有夏桀不悛復

歸于亳入自北門商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湯二賢臣作汝鳩汝

方二書亡

尚書詳解卷三

尚書詳解卷四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地遂與桀戰于鳴條地之野作湯誓

五就桀而桀不悛則伐罪弔民之舉尹不得不相湯而湯亦不得而不順天應人矣陑師師行所經地耳或以為湯間道出桀不意則豈王者之師哉

湯誓王(史追稱湯)曰格(來)汝衆庶悉(皆)聽朕言非台(我)小子敢行稱(舉兵)亂(以侯伐王)有夏多罪天命殛(誅)之今爾有衆(夏民)汝曰我后(桀)不恤我衆舍(奪)我穡事(農時)而割正(割剝之政)夏予惟聞汝衆(夏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我所聞)夏王率(皆)遏(絕)衆力率割夏邑有衆(夏)率怠弗協曰時(此)日(桀)曷(何時)喪予(我民)及汝(汝桀)偕亡夏德(惡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賞)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虛也如食而吐之)言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臨事而懼不得不然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三書亡

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共工氏之子勾龍配食於社烈山氏之子柱配食於稷湯革夏命變置社稷欲遷社而無人可代勾龍臣扈湯臣議遷社者

夏師敗績湯遂從 逐 之遂伐三朡 桀去保三朡故伐之 俘 取 厥寶玉 國之寶器即祭天地諸神寶玉之類 誼伯仲伯 湯二臣 作典寶 多得國之常寶非常

寶則不
眼書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 勝夏 至于大坰 地 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成湯放 不窮追之 桀于南巢 桀竄其地 惟有慙 愧 德曰

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堯舜出揖遜而湯伐桀恐後世簒奪者以藉口 仲虺乃

作誥

湯怩忸之發若不能一朝居不消散之則過而不化

有害日新之業矣故虺不待至亳而誥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之動也有欲必有爭無主治乃亂爭則亂惟天生聰明時是乂治有夏昏德與聰明反民墜塗炭亂天乃錫與王勇有斷智有謀表立儀表正萬邦纘繼禹舊服服行之事孔云五服茲率循厥典常奉若順天命

湯之興畏天命而憫人窮也豈有毫髮之私而何慚焉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典者萬世不易之理湯之所纘禹之所服率而奉之純乎天也

夏王桀有罪矯詐誣欺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善桀

式（用）商受命用爽（清明）厥（具）師（眾）
夏之季而湯出焉如晦冥之日月醉之醒夢之覺也
簡（桀黨簡忽）賢（湯之賢）附（依）勢（桀之勢）寔（實）繁（多）有徒（黨）肇（始）我
邦（商國）于有夏（夏世）若苗之有莠（似苗草）若粟之有秕（莠實）小大
（商民小大）戰戰（懼色）罔不懼于非辜（無罪被禍）矧予（湯）之德（有諸中
形諸外）足聽聞（不可掩）
此言桀囚湯於夏臺也湯在夏季桀黨惡之如苗粟
之莠秕欲鋤薙之商人深恐非辜況湯德日著尤宜

為惡黨所忌惡乎

惟王不邇（近）聲（音）色（女）不殖（生聚）貨利德懋（人德勉者）懋官（湯勉以官）功懋懋賞用人（取人之善）惟己（為己之善）改過（己之未善）不吝（惜）克寬克仁彰（昭）信（孚）兆民

不邇殖此非富天下之本心也如此則一毫私欲不存本原清矣故樂人之善改己之不善如舜之取人顔子之不貳欲去理全而仁之體在是矣寬者仁之施仁者寬之體克者實有是理其心之廣大為安天

下而非富天下民昭昭然信之久矣吕云惟己取人以身也

乃葛伯仇餉事詳見孟子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何獨後予攸所徂至之民室家相慶賀曰徯望予后君湯后來其蘇鮮蘇更生民之戴商厥惟舊久哉

湯之征誅其君弔其民以布其寛仁而已非若後世兵師所至荆棘生焉者也故民喜色相告於征伐之時而有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并]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盛]

此欲湯大新政以副民望遏惡揚善行其無事也賢德忠良則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則兼攻取侮之亡者推之存者固之栽培傾覆皆所自取造化何心哉夏云天理如此則桀之亡乃皆所自取而湯之興何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念少息不進則退差毫釐而繆千里以慚之念橫乎胷中則於日新之功有害矣

王懋勉昭明大德建立中于民以義事之宜制為則事以禮理之節制心垂裕優足後昆子孫

此欲湯以其立一世之極開萬世之極也中降衷之理即自得之德昭之此而立之彼以性覺性也制事義以方外也制心敬以直内也本末並用俾有典則

詔之子孫六百年之商皆自此出一說以為制民之
事民之心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似者亡好問則裕
大
自用則小
尊德樂道人主知之者固有之矣然人以為有道德
而尊之則非自得矣惟自有眞見以得師而學焉然
後臣之則不勞而王矣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吾善矣
謂人莫若而自用則反之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於其始思其終而殖封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福善禍淫天道也欽崇則能永保矣欽而又加以崇敬之至也此勑天時幾之意

湯誥第三　夏書

湯既黜廢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因四方朝新君而誥之

湯誥王歸自克勝夏至于亳誕大吉萬方王曰嗟爾萬

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立一代之規模新天下之耳目埀六百年之基業皆

在焉明聽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順）有恒性克綏厥猷（道）惟后

降衷天命之性也若性率性之道也綏猷修道之教

也仲虺天生聰明時人即此意但仲虺於情言之自

末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及末理歸於一而聖賢之

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性作威私欲以敷布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弗忍堪荼荼苦毒毒螫並告無辜罪于上天下地神天祇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奉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夏尚黑牲用玄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問罪有夏聿遂求元大聖伊尹與之戮盡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救民命於塗炭之中上天孚信佑助下民罪人桀黜廢伏竄藏天命弗僭差賁飾若然草木兆民允信殖物與民皆遂則天佑湯可見矣俾使予我一人輯集寧安爾邦

家玆朕未知獲得戾罪于上下慄慄戰戰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

此湯任大責重所以自警也

凡我造立邦侯無從匪非彝常無即就慆樂淫各守爾典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別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湯自責如此諸侯敢自恕乎

嗚呼尚𢊍克時忱誠乃亦有終善終

君臣警省如此則善始可占終

咎單臣名作明居明居民之法一書亡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書一序二書亡

湯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史公案

世本湯沒二帝七年而後太甲太丁子立序以太甲元

年條於湯沒之後者以書言烈祖成德故爾伊川以為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

伊訓惟元祀夏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十有二月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月乙丑伊尹祠祭于先王湯奉嗣王太甲祗見厥祖侯甸羣后諸侯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孔氏謂湯崩太甲逾月即位居憂冢宰攝政夏以為仲壬之喪伊尹乃明言烈功祖湯之成德以訓于王

烈祖如在其上羣后百官環其旁於此時乘其初心

之虛而訓之所以先入太甲而為之主也故太甲雖不免於迷而終歸於復者以此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欲言湯先言禹方懋勉厥德罔有天災日月星辰之變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無山崩川湧之類暨鳥獸魚鼈咸若順其性于其子孫弗率循皇天降災假借手于我商有命天命造攻伐自從鳴條桀所都朕我哉始自從亳湯所都

方者常常如初無一毫停滯也德者天地萬物實然之理德懋則天地萬物莫不得其理矣弗率此德則

自絕於天湯奉天討而已

惟我商王布敷昭明聖武聖武則非血氣之怒所謂神武不殺者也代虐易夏之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謹始立愛立愛之道惟親自愛我親始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湯以德得天下太甲何以嗣之哉惟親惟長始家邦而終四海焉守約而施博也

嗚呼先王肇始修桀廢而湯修之人紀三綱五常本秩然有紀從諫弗咈違先民先覺之人時是若順居上為商之君克明君道為下為夏之臣克

忠臣道與用人不求責備檢責身己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也敘於天修於君從諫若先民所以講明此紀也克明克忠所以躬行此紀也不責人而責己修己之要在己而已湯之工夫積累如此乃至於有萬邦創業亦難矣哉而太平何可不念居上為下者湯處人道之難也湯之本心忠於桀耳升陑之舉豈得已哉此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

殷之心也一云為去聲言愛民而能盡道

敷（廣）求哲人（識治之人）俾（使）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戒）于有位

湯之所以創業者責之己而已而所以為後人計者則不得而恃己也求之廣矣又制刑以儆之其儆有位者所以儆後嗣其為後嗣計者所以為天下計其家天下之道乃其公天下之心也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歌舞以降神）敢有殉

忘死求之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跡忠直遠耆老成德比親近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正君其刑墨具皆訓于蒙愚士

此所謂官刑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二則三而九者從之矣卿士邦君之愆至喪家亡國而其下不正焉墨刑之末為過也呂云蒙童蒙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謀洋洋大嘉言謨之發孔甚

彰明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福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爾惟德罔不在小積小而大萬邦惟慶蒙福爾惟不德罔大大由於小墜厥宗族

祇念二字一篇之旨歸也故歎而後言聖謨嘉言卽前官刑所云也三風十愆之戒森然如法律而其中皆天理焉能反而默識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惟心之敬者能之敬卽天也天命固不常而理未嘗不常此敬常存則作善惟德之工夫由小至大而百

祥降矣否則墜宗之殃豈在大哉罔小罔大之義觀復姤二卦可見

肆陳命天命徂往后君也陳往古明君以戒二書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謂明者為思之原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念庸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三年居憂百官聽命冢宰

太甲惟嗣王不惠順于阿衡伊尹保國如阿平國如衡故尊曰阿衡猶太公為尚

父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省察諟提撕天之明命以承接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勑天者此心交神者亦此心易革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蓋祭祀之時洞洞屬屬心無不敬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身任天下之重左右厥辟君宅安師民天下肆故嗣王丕大承繼基業緒統

顧諟以下湯德也尹又同德故能代天理民遺太甲

以無疆之緒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邑在亳西自周忠信有終善終相輔臣亦

惟終其後嗣王桀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主聖則臣直此尹責任太甲之意呂云周者謹畏之

至如孟子周於德周於利之周夏之方有道也無一

毫虧闕疎漏之處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君辟不辟盡君道忝辱厥祖王惟庸

如罔無念聞不念故聞如不聞伊尹乃言曰又誥誨之先王昧晦爽

明丕大顯明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開迪導後人無越違厥命湯付託之命以自覆敗

湯未明求衣大自顯明洗濯澡雪無一毫物累不俟日之東升也旁求非一路也湯之為子孫謀其艱如此而可違越以自敗乎呂云命正理也

慎乃儉節德德者本然之理慎者用功之地惟懷思永長圖謀若虞虞人機弩牙張上弦往省視括矢末于度合法則釋發矢欽厥止為君止仁為臣止忠之止率循乃祖攸所行惟朕以懌喜萬世有辭稱美

儉非特節制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所謂以約失之者鮮尹所以箴太甲欲縱之病根也放心收則圖永其發心如射之審而知止如乃祖矣尹受湯之托至此乃懌而太甲亦有無窮之聞此曲盡誘掖之術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此乃不義非義之事習與性成性無不善為習所移予弗不可狎復使親習于弗順謂聲色遊畋營造于桐宮湯所葬地密親邇近先王其訓無俾世永世迷昏亂王徂往桐宮居憂克

終允信德

尹不指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使其善端生而非心自格○觀伊訓之作乃太甲過未形之時其言哀痛嚴備如武庫之矛戟森列也至太甲首篇太甲之過已形而尹之戒乃一節緩於一節温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葢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敬不違勞不怨色愈恭氣愈和言愈從容而不廹也以尹元老事太甲幼主而如此此所以為聖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冠服衮奉嗣王歸于亳

畢三年喪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相匡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君

四方皇天眷顧佑助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

疆之休美福

太甲自怨自艾於桐天啓之也此尹痛定之語使太

甲終不變尹當若何克終矣喜慰如何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至不類善欲嗜好無節敗度法縱志氣昬惰敗禮節以速戾罪于厥躬天作如水火之災孽災生于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緩既已往前背反師保尹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藉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桐宮之放太甲不以為怨而以為德所見明矣方其不明也視縱欲為安愉之地視禮度若荊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縱欲之荊棘而禮度乃安愉之地也得不力求匡救之訓乎其未明也尹惟恐太甲之不聽

其已明也太甲惟恐尹之不言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誠實德協合于下惟明后
協于下驗諸民也協則果修而眞足為明后矣
先王子惠困窮德民服厥命協罔有不悅並等其有邦
厥鄰鄰國乃曰徯望我后湯后來無罰虐政為諸侯
此以證協于下之說也湯以七十里與服國等侯耳
德之感如此况太甲已為明后君萬邦而可不協乎
王懋勉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祖思孝接下臣

思恭視遠不溺於近惟明聽德不流於欲惟聰朕承奉王之休美無斁厭斁也

太甲明矣當終以誠故以懋而無豫怠勉之思者曰加省察之謂也伊訓言立愛立敬立始事思終事也聰明本然之有也遠則不以近蔽之德則不以欲雜之而本然之聰明見矣如此則王之休孰大焉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重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私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不德亂

敬天德也仁人心也誠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足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即敬仁誠也總於己為德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德則治出治則入亂矣

與治同道事不必同同此理而已　罔不興與亂同事亂之事無不同罔不亡終始慎厥與與治與亂與者治亂之初也　惟明明后

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燕噲宋襄學堯
舜湯武之事者也亂之事同則道無不同周厲弭謗
秦皇禁偶語紂鉅橋隋洛口倉無不亡者能於其與
之端而謹之非明而又明者不能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視法茲哉
明明生於懋敬敬天德也人心放於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遠必自邇太甲悔過之勇尹恐其躐等故告以循序

而進無輕易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不可謂其逆必求諸道有言遜順于汝志不可喜其遜必求諸非道逆未必皆道然合道者多遜未必非道然非道者每以遜入

此畫一之戒也

嗚呼弗慮謹思胡何獲得弗為力行胡成一人元善之長良善萬邦以貞正君罔以辯言言偽而辯者亂舊政臣罔以寵利貪居自有成功邦其永長孚信于休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尹以入道之極告之堯舜禹執中伊尹一德孔子忠恕子思中庸孟子仁義各有自得之地皆以發明不傳之藴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還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信命靡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州以亡

未露一德之名先隱言一德之用難言之也

夏王桀弗克庸用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當有命天命之人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典神天

此一德之反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衆爰於是革改夏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

尹躬暨湯之語先己後君尹豈昧於君臣之義哉孟子知其心曰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其相湯伐桀放

太甲而又反之任之至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一者不貳以二參以三也私焉求之則非一矣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差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謹乎罔不吉則周旋泛應皆合於理吉孰大焉吉非

福祥恬愉安養之謂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理之合背即吉凶也雖降於天實在於德無毫髮差也

今嗣王新服踐厥命天位惟新濬雪興起厥德終始惟一純時乃日日日新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衆人所謂新益變法易今耳聖人所謂新則始乎是終乎是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春俄夏無一日不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左右大臣孔云侍御之臣惟其人臣為憂上君為

德（一德）為下（臣）為（愛）民其難其慎（難而慎之擇君子而勿間以小人也）惟和（和其心）惟一（一其德）

此以輔成一德也為德為民君民一也一說和一屬下段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則一矣

德（三德九德）無常（定）師（德皆可法）主善（以剛善柔善為主則不入於剛惡柔惡）為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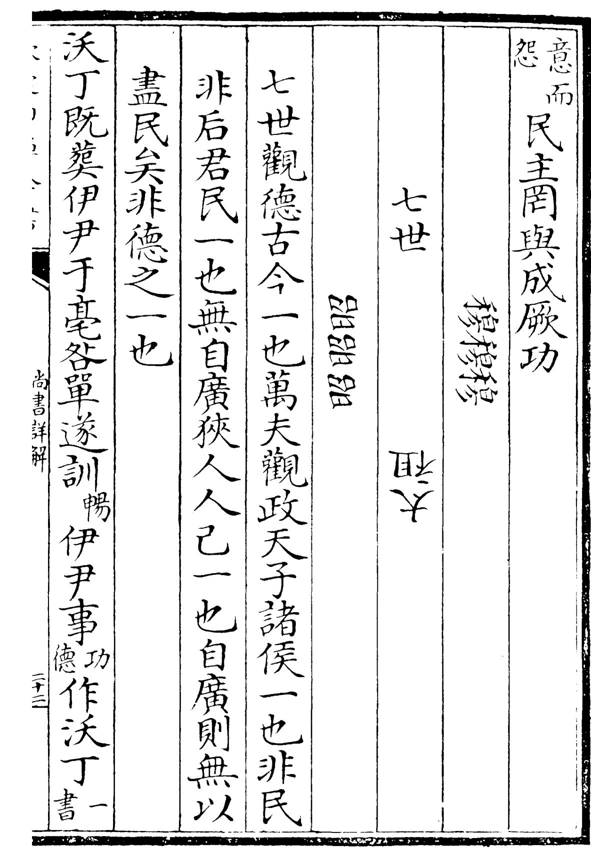
善（剛善柔善）無常主（善皆所主）協（合）于克一（萬殊一本是萬為一詳見通書第七章第二十二章）

此一德之原也於德而擇其善於善而會於一克一

而萬善備矣

俾使萬姓咸曰大哉無不該王言心之聲又曰一哉無不貫王心言之本克綏安先王之禄天命永長底定烝衆民之生此一德之驗也德一矣證諸民而咸曰又曰焉則其高明盛大乃可以上承先王而下安烝民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親盡遂毁有不祧者以有德也萬夫諸侯曰萬民之長可以觀政有政乃能統衆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大以狹小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不得盡其



意而怨民主罔與成厥功

穆穆穆

七世　太祖

昭昭昭

七世觀德古今一也萬夫觀政天子諸侯一也非民非后君民一也無自廣狹人人己一也自廣則無以盡民矣非德之一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暢伊尹事功德作沃丁一書

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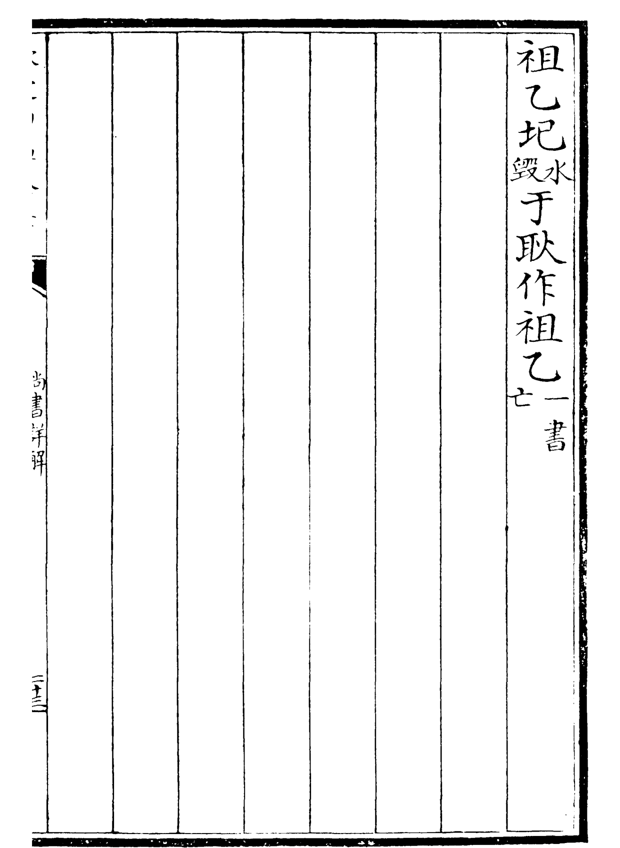
伊陟孔氏謂伊尹子相大戊沃丁弟太庚之子亳都有祥不善之祥桑穀共生二木共生七日大拱于朝非生木地伊陟贊告于巫咸臣名作咸乂告咸以自治之說四篇四書亡

大戊贊以桑穀之祥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書亡原臣名以言命原故書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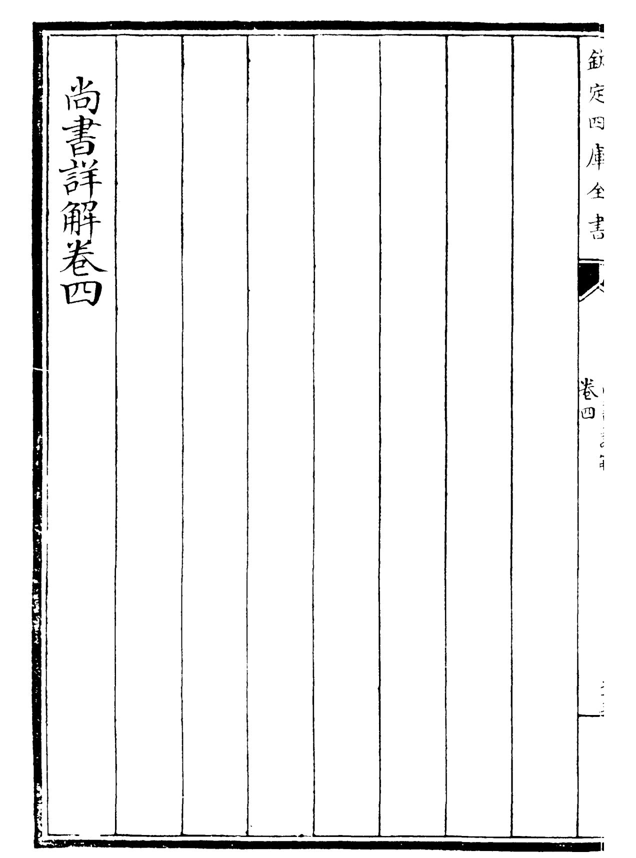
遇災懼而修德為商中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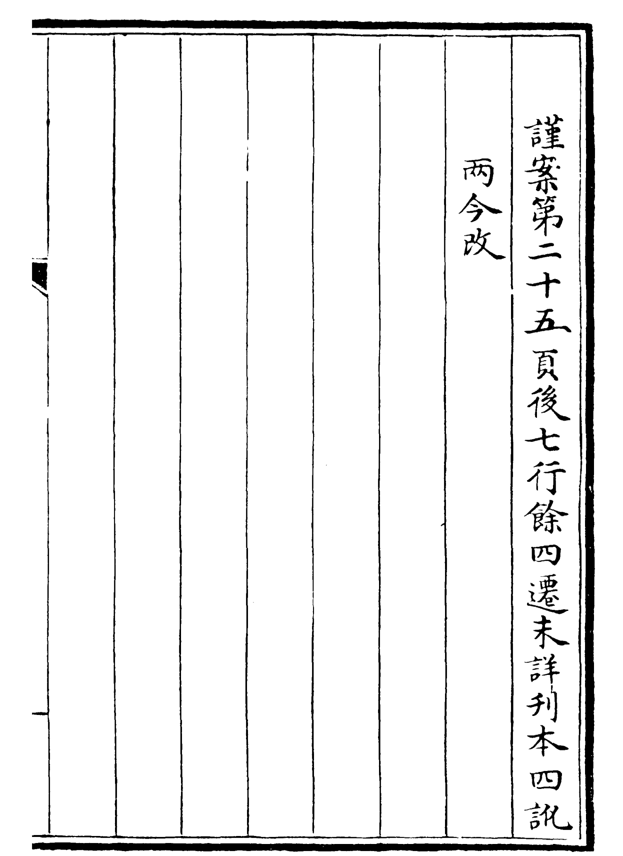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一書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一書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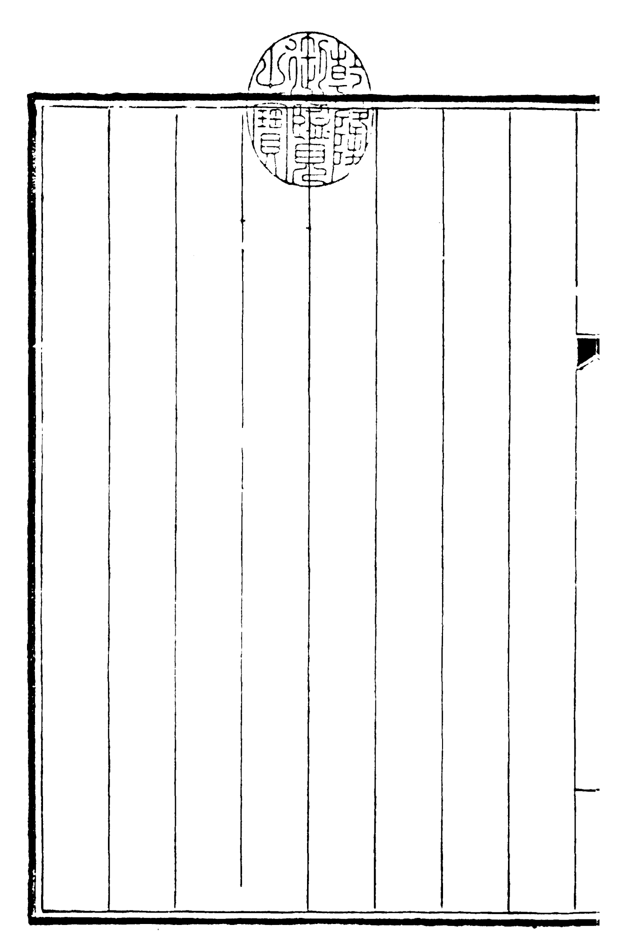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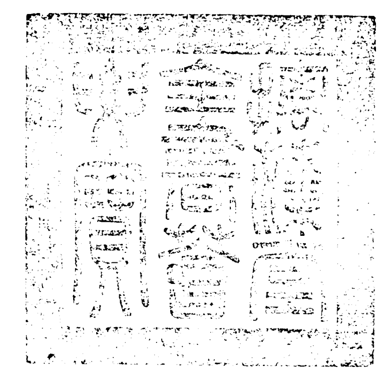
祖乙圮水毁于耿作祖乙一書亡


尚書詳解卷四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七行餘四遷未詳刊本四訛兩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舉人臣王萬齡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五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五十二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亳𨙻耿亳相將治都亳殷殷亳之別名民咨嗟胥相怨

作盤庚三篇

耿水圮不容不遷矣然小民安土且耿地沃饒魚鹽利重巨室總貨浮言摇衆以致咨怨故書以訓之○上篇作於未遷時民未悟故其辭切中篇作於將遷

時民漸悟故其辭緩下篇作於已遷後民既從故其辭益緩或云上篇告臣中篇告民

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之有居殷

商之遷屢矣而前數君未聞委曲告諭者風俗日不如前之淳○盤庚不臨以勢而訓以書厚之至也

率皆籲呼衆慼憂遷之人出矢直言曰我王祖乙來既爰宅于茲耿重我民無盡劉殺不能胥匡正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呼怨咨之人而告之曰自祖乙來都耿水圮而未即遷者不忍虔劉我民也然終不能相正以生則不得不遷矣故卜以稽之而曰如我所志也

先王有服（歷服）恪（恭）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此引先王以證其不得不遷

今不承（繼）于古（湯都亳）罔（無）知天之斷（斷然不易）命矧（況）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功）

天意欲遷斷然矣若不知何以能從先烈乎若顛倒木如耿水圯之有由蘖萌芽復生如遷亳復生天其永長我命于茲新邑亳紹繼復先王湯之大業底致綏四方

遷亳生意之回也京師定則天下定矣

盤庚斆教于民由始從乃在位巨室以常先王以遷舊故服事正法度今日當遷法度曰無或有人敢伏抑遏小人貧民受水害者之攸所箴箴巨室利己之言

耿圯而沃不利小民而利巨室故巨室箴鼓小民而

抑遏其箴己之言如風邪之痺脉絡故原其受病之處教之自有位始謂遷都自有先王故事以此故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而勿伏小民欲遷之箴焉則巨室從而小民無不從者矣一云攸箴即咨怨之言也不沮抑之川不可防也與後世誹謗妖言之禁異矣王命衆悉盡至進于庭邇近則言易入王若曰格來汝衆予告汝訓汝猷謀黜去乃心私心無傲慢上從康安土遷之利公也不遷之利私也傲康之失皆自私心中

來

古我先王亦惟圖謀任用舊老成人共政王播布告教之修治不匿隱厥指意王用丕大欽敬罔有逸過言民用丕大變化今汝聒聒多言起信險傾膚淺之言予弗知乃汝所訟所言何事非予自荒棄茲德惟汝含茹德愛不惕畏予一人予若觀火燎原予亦拙謀始謀不嚴謹作致乃汝逸慢康

舊人則不隱先王播告之旨故王恭己無言而民化矣今汝新進起而唱説言果何爲者邪予非欲棄德

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謀致汝之逸也此非盤庚眞悔其初之不用刑訓責之辭云

耳夏以丕欽爲敬舊人

若綱在綱綱索有條理而不紊若農服事田力穡稼乃亦有秋歲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不遷則浮言遷則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友僚丕大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大毒害于遠邇惰怠農自安不昬强勉作勞勤不服事田畝越於其罔有黍稷

此廣譬曲諭之也網在綱則不從康矣蓋不遷者一時之安此言浮言也豈實德乎汝能去汝總貨之私而佐遷焉則實德及民且至婚友而我乃言汝眞有積德矣不然安土如惰農而何有久安之日乎

汝不和溫吉善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種惡于民乃奉受其恫痛汝悔恨身何及

浮言則非吉言矣水圮之害及民則亦及爾身悔可

追乎

相(觀)時(是)憸(小)民猶胥(相)顧(恤)于箴(誨)言其發有(恐有)逸(失)口矧予制(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何)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驚)沈(溺)于衆若火之燎于原(平野)不可嚮邇(近)其猶(尚)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安)非予有咎

小民猶恤箴言而恐有口過矧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而爾可不顧乎火雖燎原尚可撲也曾謂汝浮言之動而不可滅乎至此則罰爾自取而非予咎

矣

遲任(古之賢人)有言曰人惟求舊(老成)器非求舊惟新(人與器異)古

我先王暨(及)乃祖乃父(世臣)胥及(同)逸(安)勤(勞)予敢(何敢)動

用非罰(不當罪之罪)世選(擇)爾勞(功)予不掩(蔽)爾善茲予大

享(大烝之祭)于先王爾祖其從(隨)與(配)享之作福(福善)作災(禍淫)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不當賞之賞)

撲滅之説恐疑濫刑也故告以汝舊人之子孫予固

不敢濫罰然先王先正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濫刑不

可也濫賞亦何可乎若縱浮言而不撲則爲非德矣

予告汝于難遷都之難若射之有志志精則中如遷有志則成汝無侮老成人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無弱輕孤有幼孤幼則受水之害而欲遷即小人之攸箴者各長謀長于厥居亳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遷之謀

遷雖難事也有志則竟成矣老成慮遠孤幼受害皆欲遷者也其唱不遷之浮言者巨室新進而已汝能無侮無弱則能謀長以從上而不從康以傲上德

無有間遠疎邇親用罪刑伐懲厥死浮言不悛有死之道也用德賞彰顯厥善助遷以施德於民者邦之臧遷善而惟汝衆之功邦之不臧不遷之禍惟予一人有佚故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轉相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敬爾事齊整乃位所居度法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寛大後半篇嚴厲整肅反覆抑揚於勤懇中時露賞罰之意使人知有警懼無怙終以罹於罰此有虞明刑無刑意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起行惟涉河以民遷乃話話言陳說民之弗率從誕告用亶信其有衆咸造進勿褻慢在王庭盤庚乃登上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廢失朕命

上篇未遷則未動也下篇已遷則既靜也惟中篇則將遷將遷則動而未靜時也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人情倉皇安危存亡所係正在此時故話之進之曰用亶曰明聽所以感化提撕之者尤切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順保民亦保后前后胥相感

憂鮮少以不浮如舟浮水順通無阻礙于天時殷降下大虐天時之災如[illegible]相耽皆迫於圯毀

先王不懷懷安厥攸所以作起視民利去危就安用

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后承民民保后后民相恤以順天[illegible]而相相而耽不

敢懷安求民利耳往事所聞如此汝何不念而疑令

日之遷乎

承順汝俾使汝遷惟喜康安共非汝有咎比近于罰予

若籲呼懷念茲新邑亳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亳之遷樂與民同其安也豈以殃罰之乎爲汝故以從汝志耳豈以徇我之欲乎○民不欲遷而以遷爲丕從者欲安者民之大欲遷而久安乃所以丕從其欲安之本心其不欲遷乃一時暫蔽於浮言之私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遷矣而方曰將試辭意之婉厚之至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病乃咸大不宣布乃心欽念以忱

動感予一人爾惟自鞠窮自苦若乘舟汝弗濟遲疑中流不急登岸臭腐厥載爾忱不屬聯屬於君惟胥以沈溺不其或稽考遷不遷之利害自怒錮滯忿怒曷何時瘳愈汝不謀長遷爲長久之安以思乃災不遷之禍汝誕大勸相勸憂沈溺之憂今其有今苟目前之安罔後後悔無及汝何生生業在上

此詳告以不遷之禍也

今予命汝一一心從上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姦人倚依乃身迂曲乃心予迓迎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虐用以奉承

畜(養)汝衆

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虐汝乎

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亢)爾先(先祖)予丕克羞(進用)爾用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當遷之政)陳(久)于茲(耽)高后丕乃崇(重)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沈溺)朕(商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生生)其暨(與)予一人猷(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

幼孫盤庚自謂有比同遷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罔能迪導迪求免

以高后在天之靈儆之殷尚鬼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則戕民之象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絶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人同位在位具聚畜乃貝水蟲古人取其殼為寶如今用錢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子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也

○爾巨室職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戀耿之沃饒以爲總貨寶計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救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跂反鄭如字變也永敬永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無胥絶遠不宣乃心踈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于乃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貸是念而與中相遠矣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觀之則爾之謀不遷以總貸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有定論矣○分者不遽責以盡去己見也設中則公見立而私見自去矣

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怪越踰不恭暫暫時遇所遇姦宄我乃劓小者劓殄滅大者殄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以豉反又如字變易也種惡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

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定）厥攸（所）居（民居）乃正厥位（分都邑立宗廟○夏云正君臣之位）綏（安）爰有衆曰無戲（狎）怠懋（勉）建大命

奠居之始正大命建立之時可戲怠而不懋乎

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徧）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合）比（分）讒言（怨怒）予一人

事擾無定事定追咎浮言之人寧無以此疑其上故

明告之使勿懷疑以蓄怨也

古我先王(湯)將多(增)于前(契)功適(遷往)于山(商亳)用降(下降)我

凶德嘉(美)績(功)于朕邦

此言湯居亳以大契之功也

今我民用(在耿)蕩(散)析(分)離居罔有定極(止)爾謂朕曷(何以)

震(驚)動萬民以遷肆故上帝將復我高祖(湯)之德亂(治)

越(於)我家朕及篤敬(篤敬之臣)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耿之圮而天使遷亳也

肆予沖幼人非廢棄厥卿大夫謀不遷之謀弔至由用靈善各

非敢違卜用宏大茲賁大業

此言遷之非徇己私意也

嗚呼邦伯諸侯師長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小臣尚庶皆隱

惻隱哉予其懋勉簡拔相助爾念敬我衆朕不肩任好貨

敢果恭生生生民生之人鞠養人謀人之保安居敘敘用欽敬

惻隱心之公也好貨心之私也不任彼而簡相叙欽

於此好惡之意明矣

令我既羞進告爾于朕志若順惻隱者否不任好貨者罔有弗欽

敬從無總衆于貨寶生生自庸民功日庸式用敷布民德富而教之

民心本然之德永長肩任一心一於民而勿貳於貨

予告爾明矣所若所否汝無不欽則無於彼式於此

而爾之心一矣向者貪於沃饒之私意盡去而中篇

森嚴之令泯矣盤庚以口舌代斧斤其忠厚之至歟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經求物色諸野得諸傅傅氏巖山險作

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誠則一一則通此周禮所謂正夢也

說命王宅居憂喪亮信陰默不言三祀年既免除喪其惟弗言

當言而不言不敢易其言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先知先覺曰明哲明之至明哲實作爲則天下法後知後覺天子繼天作子惟君主萬邦百官承奉式

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無攸所禀承受令命此臣庶引領側耳以聽維新之令也蓋高宗識見之高固有隱然動人於不言之表者矣

王庸用作書猶言不以誥曰以台我正表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所謂類也玆故所以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與予良賢弼相其代予言

恭敬也默用志不分也思道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所在也心純不二則與天接矣

乃審度厥象夢所見俾以形畫旁求于天下說名築傅巖之野傅巖在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胥相靡隨也相隨坐輕刑之名惟肖似爰於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以一夢傅說一匹夫相位之重授受無留難高宗必有以信說者而說亦必有以自信者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工夫相續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大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雨三日為霖啓開乃汝心沃如水沃物朕心若藥弗瞑眩服之憒眊厥疾弗瘳愈若跣徒跣行弗視地厥足用傷

金濟川大旱一節切於一節渴想之至也則說可不開誠以沃之乎瞑眩苦口之言也視欲說之作朕目也以高宗之明哲而凛然以弗視傷足自處聖不自聖眞見輔德之不可無人也一說以作礪為治己舟楫為濟難霖雨為澤民

惟暨乃僚屬罔不同心以匡正乃辟君俾使君率循先王

廸[蹈行]我高后以康兆民

此欲其率屬佐王也

嗚呼欽予時[是]命[納誨之命]其惟有終

高宗傅說之會遇可謂一時之懿矣善終之在說深體此納誨之命而已

說復[還白]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命納誨]其承[奉]疇[誰]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欲說欽其命以納誨然臣之諫不諫不在乎君

之命不命顧其從不從如何耳后之從諫能如木之從繩則主聖臣直雖無納誨之命而自承其從諫之意矣況有命而誰敢不從乎蓋高宗欲責之人而説則使求之己也

説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説命總百官乃進告于王曰

周官冢宰統百官此説受命居相位也

嗚呼明王奉若順天道建立邦國設立都邑樹立后王

天子君公諸侯承奉以大夫卿師長衆官之長不惟逸怠豫樂惟以亂民

此原上天立君之意使知天子諸侯卿大夫所以上下相承者皆以為民而非以為逸豫之資

惟天聰明無不聞無不見惟聖君時是憲法惟臣欽若順惟民從乂治

聖之明哲即天之聰明也憲者充之使與天相似也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聖人所以服人者曰天而

已

惟口樞機榮辱之主起兆羞言之失毫釐而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惟甲冑止以自衛起戎已有召戎之端惟衣裳服以章德在笥藏之笥未用之時當謹惟干戈以伐罪省察厥躬吾身無瑕乃可戮人王惟戒謹茲允信茲克明乃罔不休美

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天之聰明曰命德討罪而已口方言之耳甲冑以自衛耳而羞戎且自此起焉況服之章刑之討顯然加之人而可不謹乎王能戒此

則信克明矣克明即聰明之明也日月在天無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遺何足爲明老氏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實如口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理無精粗粗者不蔽則精者洞然矣其設施何往而不休哉夏云以出於口爲命一命再命三命皆口也口起羞故衣裳當在笥甲冑起戎故干戈當省躬呂云上二事人加諸我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不可不謹

惟治亂在庶官(賢邪)官(任以事)不及私(愛)昵(近)惟其能(才)爵(王制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罔及惡德惟其賢(德)

官爵天所有出於私意則非天意矣

慮(思)善(事之理)以動動惟厥時(時措之宜)

善理也時幾也善必適時則善為有用如夏葛冬裘各當其可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之矜之則招損而非天道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先備）有備無患

一日二日萬幾事事非一事也或云事其事也

無啓（開）寵（嬖）納（取）侮（玩）無恥（諱）過作非

君尊如天孰敢侮之倖門開而朝廷不尊是自納之也過而更如日月焉何恥之有諱之增一過也歸之人又增一過也非自此日作矣

惟厥攸居（心所止）政事惟醇（醇粹不雜）

前所言皆憲天之事而此其本原也於止知其所止

則心無非天而大政小事焉有雜之以人欲之私者乎

黷煩數于祭祀時是謂弗欽禮祭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先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覩過可以知仁者也然禮天所秩何可增加故説即救之

王曰旨得味之美哉説乃汝言惟服佩服而行乃不良善于言予罔聞于行説拜稽首曰非知旨哉則深知之矣之艱行之惟艱

王忱誠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説不言有厥咎過

高宗味說之言而欲行之且謂非說言之善則無可行也其知說至矣然說不喜其知而懼其不力行必王之誠而於行之難者不難以協先德焉乃自任不言之咎豈若襟量淺狹者一言遇主遽哆然自喜以爲至足者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盤退處于荒野至荒野求之入宅于河入宅河涘自河自河求之徂亳又往亳矣暨厥終

後罔顯遂蹤跡泯没不復明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聞惟艱之論講學益切悵甘盤之已去而期傅說於方來也孔云荒野河亳皆高宗舊勞于外之事蓋高宗父小乙欲高宗知民艱苦使居民間故廢業而遂無顯明之德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麴多則苦糵多則甘若作和羹爾惟鹽鹹

梅酸

此作聖之喻也醴未成米水而已羹未和牲牢而已

人之身百體皆備然非親善人以成就之亦天地間一物耳一說苦鹹酸相濟而成猶君臣剛柔相濟而成一說麴蘖以發其未有鹽梅以和其已有

爾交左右前後修輔予罔予棄如甘盤去我予惟克邁行乃訓教此以終酒醴和羹之說也呂云交修者斆學相長互相發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是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得事不師法古以克永長世匪非說攸所聞王人爲君之人猶君人也

人君求聞之富豈以助文辭爲觀美哉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然聞之多豈無邪正得失雜進者必以先王之格言大訓正之乃有得無失而可以必卜世卜年之長矣反是則匪攸聞者嚴其辭以明理之必無也

惟學講學遜謙順虛志務專力時時時敏勤厥修進乃來源源自生允信懷念于茲念此不外用其心道積充實于厥躬惟斅教人學受教半教止一半猶一半待學者自悟如舉一反三聞一知二也念終始終而又始典常于學厥德

修罔不覺知監視于先王成已成憲法其永長無愆

此言道學之無窮也遜敏以來矣未也必允懷以積焉猶未也必斆學終始以罔覺焉猶未也必監先王以永無愆焉來有諸己也積充實之謂美也罔覺聖不可知之神也學至聖極矣而聖不自聖自聖則自用矣寧無愆乎惟旣聖之餘方舉其終身而得之者置之若無之地則學問之道始粹罔愆德之至難也

皐陶止曰帝德罔愆呂云徐行後長言道最近爲學

當辨此心升降心一升則高傲滿假去桀紂之路不遠矣一降則卑遜退抑去堯舜之路不遠矣時敏者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流行來如井泉愈汲愈來馴致日新又新之地源源自生也道我固有非自外來本末嘗散何以謂積蓋是心長存無間則道自參會貫通否則道自道我自我矣夏云積有迹罔覺則化而無迹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求俊乂列于庶位

此說求賢而相與輔成聖學於無窮也呂云高宗能如上所陳說乃能承意求賢心正而後四體可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化此汝

德即前云來積罔覺罔愆者也舉仰德之功而歸之傅說風化之妙此高宗遜志而望說之切也

股足肱手惟人良臣惟聖

人以體之全而成猶君以臣之良而聖主聖則風化之妙所由出也

昔先正大臣保衡伊尹作興起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使厥后惟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是予之辜罪佑助我烈有功祖格感于皇天爾尚庶明精白保輔予罔俾阿衡專獨美有商

此以伊尹自任之重望說也

惟后非賢不乂致治惟賢非后得君不食苟祿其爾克紹繼乃辟于先王永綏安民

后賢相遇之難而高宗與說適相值焉此興治之大

機會也紹辟綏民於此時不能待何時邪

說拜稽首曰敢對荅揚稱天子之休命

敢之一辭說之自任其尹乎君臣之立志如此商其

興乎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鳴祖己訓諸王作高

宗肜日高宗之訓二書一序一書亡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商曰肜周曰繹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絶其應常遲賢君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髙宗夢帝寔天精神與天地通久矣豐昵之過説前言之然人之過偏於過厚處難變此所以有雊雉之異也

祖己曰惟先格正王正乃厥事正

此孟子所謂先攻其邪心也孔以爲言古先格王正事弭災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典（常在）厥義（理）降（天）年（民）有永（善則降祥）有不永（不善降殃）非天夭（短絶）民民中（自中道）絶命（不義以絶其命）民有不若（順）德不聽（服）罪天既孚（信）命（降災異以警戒）正（救）厥德乃曰其如台（天如我何）

民不畏孚命之正是自絶其命也欲格君心乃言民事言在彼戒在此也

嗚呼王司（主）敬民罔非天胤（嗣子）典祀無豐（厚）于昵

代天理民若祖父皆天子也豈祖疎而父親乎豐于

眂馬宜雉之不虛來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紂不責己而責人周周人乘伐黎地近王畿民輔紂爲惡祖伊恐歸周則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商亡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其乘黎乃方伯之職其事君之小心則自若特紂增其惡而文增其德所以見咎惡而祖己以此占商周之興亡而恐也呂云西伯武王非文王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驚呼天既訖盡我殷命格至人元大龜占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助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安食不虞度天性不迪行率由典彝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何不摯猛今王其如台

此時日曷喪之謂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聖人猶曰命靡常紂乃曰有命在天眞亡國之言也

祖伊反出曰嗚呼乃罪多參列見在上天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示乃紂功所成之事不無戮誅于爾邦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亂天命微子紂庶兄作誥父師太師箕子少師比干

史記紂母生微子時尚爲妾改爲妻而生紂紂父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不可告而相與私議於家時事可知矣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庶亂治正四方我

祖(湯)底(致行)遂(成功)陳(列)于上(上世)我(紂)用沈(溺)酗(惡)于酒用

亂敗厥德于下(後)殷(民)罔不小大(無小無大)好草(苟且)竊(盜)姦(外)

宄(内)卿士(在位)師師(相師)非度(法)凡有辜罪乃罔恒獲(敗獲紂爲逋逃主有罪者皆倚貴戚避罪法無所施)

小民方興(起)相爲敵(鬬)讎今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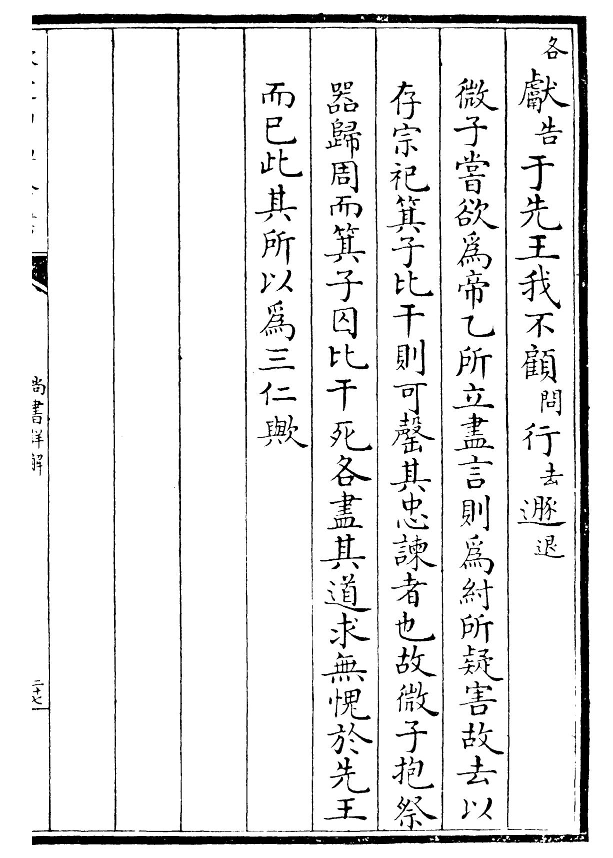
其淪(没)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渡處)涯(岸)殷遂喪越至于今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憂悶狂疾)如吾家(殷)耄(昏亂)遜(遯)于

荒(野)今爾無指(意)告(言)予顛(隕)隮(墜)若之何其

此微子見殷將亡無所措躬哀痛之至以告二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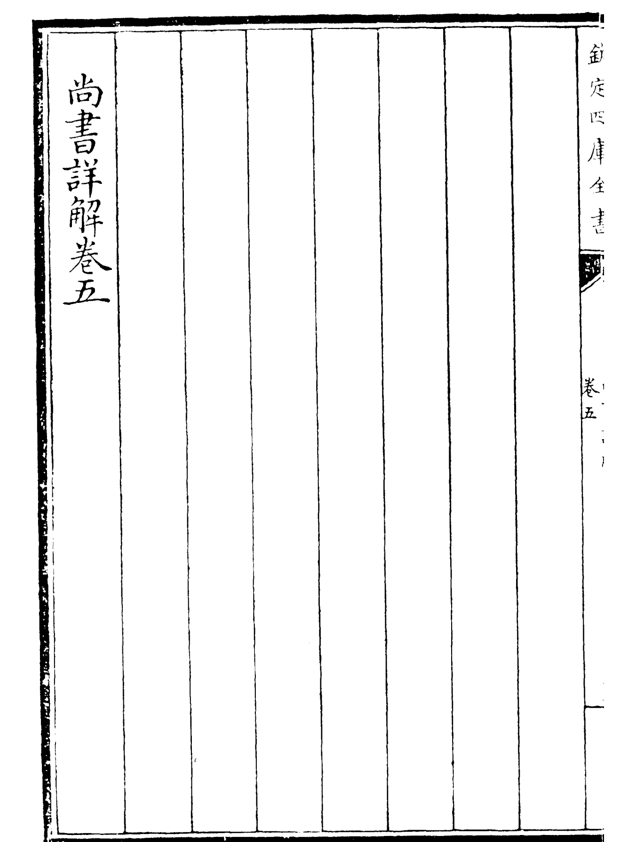
父師若曰王子微子帝乙長子天毒酷降災荒亂殷邦方興起沈酗于酒乃罔畏畏畏所當畏咈逆其耇老長尊舊有位人賢今殷民乃攘取竊盜神天祇地之犧色全牷體全牲生殺用器實以容相容將食無災罪降下監視殷民用乂用從治者讎結怨斂聚斂召招敵讎不怠為不善惟日不足罪合于一同惡相濟多瘠窮民罔無詔詔救商今其有災我興起受當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決不為他人臣僕詔告王子出出去迪合道我舊云刻不出紂必害之子王子弗出我商乃顛隮不祀自各靖謀自安之理人自



各

獻告于先王我不顧(問)行(去)遯(退)

微子嘗欲爲帝乙所立晝言則爲紂所疑害故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則可罄其忠諫者也故微子抱祭器歸周而箕子因比干死各盡其道求無愧於先王而已此其所以爲三仁歟


尚書詳解卷五